

# 尼克森會晤法、英、西德三國領袖

陳澤豐

## 一 引言

如衆週知，當選爲「時代週刊」一九七一年風雲人物（Man of the year）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將於今年二月與五月分別前往北平和莫斯科訪問。不論這兩次訪問的結果如何，無疑都將成爲歷史上的一大轉捩點，因爲那不僅代表美國外交政策從理想到現實的一種劇變，也象徵第二次大戰以後持續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所謂兩元霸權時代的結束。

尼克森在行前，特從去年十二月六日起至今年一月八日止，先後與加拿大總理杜魯道（P. Trudeau）、法國總統龐畢度（G. Pompidou）、英國首相希斯（E. Heath）、西德總理布蘭德（W. Brandt）和日本首相佐藤舉行一連串噴射式的外交會談。尼克森與五個主要盟國領袖間的高層會晤，可視爲其北平與莫斯科之行前的一種準備工作，當然其中也包含協調，整頓與盟國關係的意味在內。一般分析尼克森的噴射式外交，不外三個主要目的：第一，提高其本人之國際地位，以便以非共產世界領袖的身份，與兩大共產頭目會晤，商討「國際新秩序」之調整；第二，增強他在國內低落的聲望，以確保他在今年的大選中再度獲勝；第三，彌縫最近數月來因其獨斷獨行外交所造成的美國與盟國間的種種裂痕。有人比喻說，尼克森在去年施放了兩把野火，其一是七月中旬之宣佈訪問中共，其二是八月中旬之宣佈新經濟措施。這兩把野火造成盟國間的重重疑慮，幾乎演變爲衆叛親離的局面，所以尼克森不得不扮演一次消防員的角色，以期在調整「國際新秩序」之前先有一番內部的安撫工夫，免得顧此失彼，予對方以可乘之機。解鈴還須繫鈴人，這是尼克森僕僕風塵，急於和盟國領袖會晤的原因之一。

## 二 亞速爾之會

尼克森會晤法、英、西德三國領袖

尼克森與歐洲三盟國之會談，一般咸認重頭戲當首推第一回合與法國總統龐畢度在亞速爾羣島（Azores）之會晤。因爲從美法兩國關係而言，法國始終爲美國在歐洲盟國中之最頑強的對手，遠者如戴高樂之宣佈退出北約軍事組織，近者若龐畢度之拒絕法郎浮動，在在均顯示兩國間急待協調之歧見甚多。此外，法國一向標榜東進和解政策，在西歐國家中，其與蘇俄乃至中共的關係均稱不惡，不久之前，中共貿易部長白相國、俄共中央總書記布里滋涅夫且曾先後訪問巴黎，凡此均可能對尼克森和北平、莫斯科之修好提供有價值之參考。基於這兩項因素，所以尼克森選擇法國做爲噴射外交的第一對象。

美、法高層會談於去年十二月十三、十四日舉行兩天，地點在大西洋中的葡屬亞速爾羣島。此地距離華盛頓與巴黎約略相等，美國在此有一空軍基地。隨行人員，美方有國務卿羅吉斯、財長康納利（John Connally）及主管國家安全事務的總統特別助理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法方爲外長舒曼（M. Schumann）、財長戴斯坦（Giscard d'Estaing）。亞速爾之會，龐畢度乘坐英法合造的「協和」（Concorde）型空中巨無霸前往，有如御風而去，費時僅一小時四十五分，相反的，尼克森的座機歷時四個鐘頭始抵達目的地。故就時間的差距言，龐畢度無異以逸待勞，尼克森則視同移樽就教，予處處有意與美國一別苗頭的法國不失面子。做爲東道國的葡萄牙，其總理蓋丹諾（Marcello Caetano）曾親往接待，用意在以基地租期屆滿，必須重新簽約爲由，乘機向美國要求經濟援助。

五盟國之中，除擔任壓軸戲的日本比較關切美國與中共間正常化關係的進展外，法、英、德、加等國最重視者仍爲與美國金融貿易關係的調整，以及莫斯科美俄會談的可能方向。蓋自去年八月中旬，美國宣佈停止兌換黃金，壓迫馬克和法郎升值後，法國抵制最力，而國際貨幣制度之所以遲遲未能改絃更張，法國堅持不肯使法郎升值也是主要原因。爲此，美國要想扭轉國

際貿易逆差，要使歐洲各國同意改變國際金融制度，勢非先打通法國這一關不可。

尼克森與龐畢度經過兩天艱辛而痛苦的談判後，產生了一項戲劇性的結果，那就是在雙方所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鄭重宣佈美元對黃金之貶值。這一決定，可謂大出一般人意外，其震驚世界之程度，足可與七月十五日尼克森之宣佈訪問匪區相提並論。

美法會談，除美元貶值這一項重大的突破之外，其他方面乏善可述。無論就歐洲安全會議的召開，或東西平衡裁軍問題而言，兩國的歧見仍未消除。

### 三 百慕達之會

美法會談一週後，尼克森總統續於十二月廿、廿一兩日，在百慕達（Bermuda）與英國首相桑斯相會。百慕達位於西大西洋中，係英屬一小島嶼，為有名之避暑勝地，美國觀光客到此渡假者甚多。在歷史上，百慕達幾乎成為英美兩國領袖特定的會晤地點，例如一九五三年邱吉爾之會晤艾森豪，一九五七年麥米倫（Harold Macmillan）與艾森豪之聚首，一九六一年麥米倫和甘迺迪之會談均在此處，且均對當時世局產生決定性之影響。至於桑斯本人，在保守黨獲勝組閣後，曾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訪問過華府，這次可視為與尼克森的二度晤面。英國隨行人員有外相休姆（Alec Douglas-Home）和財相巴伯（Anthony Barber）。

美英百慕達會談的主題，除了尼克森向桑斯解釋北平與莫斯科之行的動機，並聽取對方意見外，似乎側重在英美「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的檢討，因為一旦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後，英美過去傳統的「特殊關係」勢必受到影響，而有某種性質的改變。桑斯曾公開說過：「今後舊大英帝國的命運並不一定仰賴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而與之息息相關。我們不必為這種關係的改變而感到驚慌與不安。」美國對英美「血膿於水」這種關係的遲早變化，早有所警覺，雖情有不甘，但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美英兩國對於歐洲安全會議的旨趣與法國大相逕庭，均採取審慎而保留的態度，並一再重申只要柏林問題完全解決後，歐洲安全會議的多邊準備即

可開始。而英美所謂柏林問題的完全解決，係指四強簽署最後議定書以履行在柏林談判所成立的協定而言。

百慕達會談的結果，雙方發表公報說：英美基於自然關係的重要性，兩國元首決定對世界各種問題之到來，維持緊密與長期之諮商。公報又說，英國之進入共同市場，將加強北約聯盟，而為自由世界防衛的基石。吾人若以此與美法公報相比，則覺美英公報予人有不明確、不落實之感。美法亞速爾會談是一種真正的談判，雙方均致力於實際問題的解決與歧見的消除，而美英之間事先並無重大問題待決，只是針對當前世局與其未來的意見交換，故華府毫不諱言的稱之為哲理似（Philosophic）的會談。

儘管美英之間並無重大問題待決，但仍有明顯歧見存在。例如，桑斯會對美國之急於和北平、莫斯科修好表示不滿與懷疑，而主張取審慎和緩之態度。對印巴問題，美國指責印度為侵略者，應負這次印巴軍事衝突的主要責任，英國對此並不同意。此外，關於承認孟加拉的時機問題，兩國意見也不一致。不管如何，美英兩國均同意使印巴繼續停火，並經由聯合國組織全力救援因戰爭而流離失所之難民。

英美百慕達會談沒有產生具體的結果，但尼克森於會前宣佈取消百分之十附加稅，並應允將來在行動前先與盟國多作磋商，也予英人心理上若干滿足。惟大勢所趨，美國既熱衷與北平、莫斯科改善關係，英國轉向歐洲大陸，尋找更符合其利益的新聯盟，則英美傳統友誼自此褪色，英美「特殊關係」自此變質，似可斷言。

### 四 佛羅里達之會

繼美英會談後，十二月廿七、廿八兩日尼克森與布蘭德在美國佛羅里達的比斯肯灘（Key Biscayne）會晤。比斯肯灘位於美國東岸南端，濱臨大西洋，靠近邁亞米（Miami）之處，有總統別宮在焉！

西德方面隨行人員有外長奚爾（Walter Scheel）、發言人阿勒斯和布蘭德總理夫人及兒子。財長席勒（Karl J. Schiller）原擬同往，因貨幣問題已告解決而臨時取消。綜觀布蘭德一生，與尼克森會晤的次數甚為頻繁，這回已屬第四次。早於一九六九年，當尼克森訪問歐洲抵達西柏林時，即曾與

担任副總理兼外長的布蘭德晤面。一九七〇年四月，爲布蘭德組閣後首度正式訪問華盛頓。一九七一年六月，布蘭德以接受耶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名義，再度前往美國，趁便對西德「東向政策」有所解釋，尼克森曾以晚宴款待，足見兩人關係並不陌生。

美德會談結果，美國除向西德保證，繼續維持駐歐兵力外，並鄭重表示不在北約體制外，與蘇俄談判有關裁軍或其他歐洲事務問題。換言之，美國除非先與盟國諮商，並獲得其充分合作，否則將不作成有關減少駐歐軍隊的任何協議。原先布蘭德担心尼克森政府有朝一日將會向國會低頭，片面撤退美駐歐軍隊，使其「東向政策」頓失依附，如今有此雙重保證，當可如釋重負矣！美國過去雖屢有類此之保證，但均不如此次明確，這無疑是美德會談的一項重大收穫。

關於蘇俄所建議的歐洲安全會議，尼克森與布蘭德均同意難有可能在一九七三年之前舉行，理由有三：

- (1) 美國將在今年集中全力於總統大選；
- (2) 西德可能延至今年夏天之後始批准德俄、德波條約；
- (3) 西方尚未能說服蘇俄，就共同及平衡裁軍問題進行談判。

以英美爲首的若干西方國家，有意無意的認爲歐洲安全會議的召開，象徵蘇俄的一項勝利，同時意味西方的重大失敗，除非它仍能維持東西方均勢，故想盡一切藉口，以延擱歐洲安全會議的召開。

## 五 檢討與展望

尼克森與歐洲三盟國領袖之會談，各有其重點，與法國主要談判貨幣問題，和英國檢討兩國「特殊關係」，而與西德討論歐洲防衛問題。綜觀三次會談結果，其於世局有影響者，茲舉其犖犖大端如下：

- ① 美元之貶值和若干強國貨幣之升值，乃至百分之十附加稅之取消，於世界經濟貿易均有深遠之影響；
- ② 美國不片面撤退駐歐軍隊，使北約組織不致面臨解體之危機；
- ③ 由於美國堅持異議，歐洲安全會議勢難在今年內召開；
- ④ 英美傳統之「特殊關係」今後可能轉變成一種「自然關係」(Natural relationship)。

尼克森會晤法、英、西德三國領袖

tural relationship)。

尼克森與盟國領袖會晤時，在技術上儘量迎合對方的意願，作成美國所能接受的表面讓步。經由這種雙邊會談，固有助於彼此意見的交換和問題的澄清，並有效防止裂痕的繼續擴大，問題的癥結在於連串高層會談後，盟國是否已恢復對美國的信任？西歐的領袖們，特別是西德總理布蘭德，對於尼克森允諾不在訪問莫斯科時，與蘇俄在裁軍問題上從事妥協一節感到欣慰，但並無跡象顯示，尼克森總統已經消除西歐國家的疑慮。

綜括來說，西歐對於尼克森追求世界和平具有瞭解，但是，歐洲人士警告稱，如果美國在爭取蘇俄與中共友誼時作過多的讓步，或者美國在保衛西方盟國方面需索過高的代價，那麼美國外交政策的改絃易轍，不僅將是一種冒險，亦恐得不償失！

鄧公玄著：

# 國際論文選

出版了！

本書係集鄧公玄先生自抗戰以來，所作有關國際問題重要論文彙編而成。並有元老政治家孫哲生先生、張岳軍先生及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先生等作序推介。

該書分甲乙兩集，甲集爲抗戰時期之論文；乙集爲遷台以後所作，分(一)一般國際性論文；(二)美國外交政策；(三)聯合國問題；(四)國際裁軍問題；(五)我國外交與宣傳；(六)附錄。

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